

丁宁 著

歲月滄桑

丁寧





丁宁著

歲月滄桑

丁宁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月沧桑 / 丁宁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059-6675-8

I . 岁… II . 丁… III .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1295号

书名	岁月沧桑
作者	丁宁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周完淳
责任印制	陈晨
印刷	北京盛世双龙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20.25
插页	2页
版次	201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9-6675-8
定价	37.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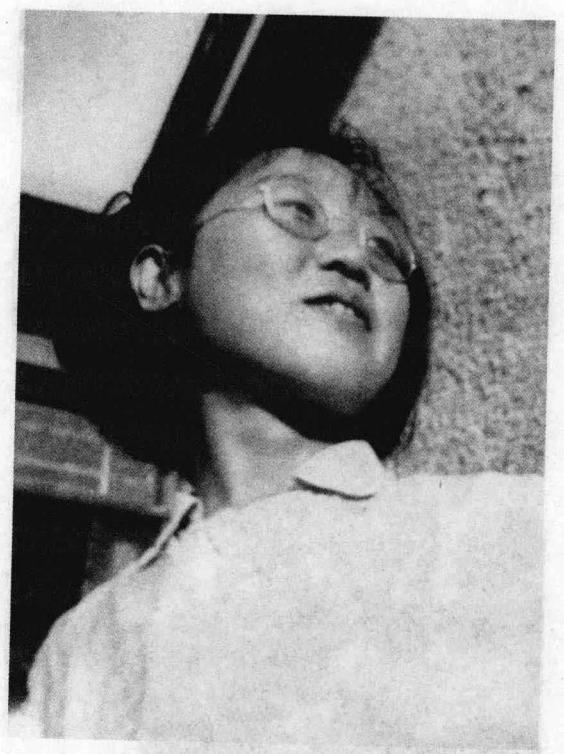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战争年代的丁宁



1992年春丁宁、江波在延安



1949年10月1日开国之日，在青岛



1950年丁宁、江波结婚之日

目录

自序	1
翰老有“佛心”	3
慈恩无尽将军泪 ——读迟浩田《怀念母亲》	7
世事沧桑故土情	13
我的启蒙老师 ——记张玉华老将军	34
忠诚与屈辱 ——感于丁玲诞辰一百周年	51
可敬的巴老	110
爱的奉献者——柯岩	115
王纯先生在胶东女中	120
董均伦和《聊斋汊子》	125
战争烽火锻造的表演艺术家胡朋	130
巾帼也妩媚 ——怀念战友舟力	135
长忆向阳湖	138
长者风范 ——刘汉同志二三事	147
外孙牛牛	150

我的心留在雅西	156
喀尔巴阡山的石竹花	164
普拉霍瓦河谷醉了	169
魏什勒老师	175
阿达贝特，你来过中国吗？	180
无言	182
亚得里亚海的美神	184
安娜，游击队员的女儿	188
在桑德拉家	194
古道迷宫	197
雨中比萨	199
市长接见	203
老桥	206
美第奇家族和一个伟大女性	209
“卡门”	213
盼着月亮	215
马德里沉思	219
王宫雪	223
日记三束	
访罗马尼亚	227
访意大利	252
访西班牙	293
回忆改革开放之初文艺界的几件事	310
第四次文代会点滴回忆	313
《百年潮》文章令我困惑	315

自序

人入耄耋之年，不肯服老，不愿放笔，只觉来日无多，脑子里似乎还有不少东西，须整理，赶写。可是年岁不饶人，身体日渐衰弱，近年又患眼疾，笔虽在手，却觉沉重，只能点点滴滴、零零碎碎，写这么一点。当把这些积存下的文稿，试图编本书的时候，心中忽然感觉沉重，感觉惭愧，写得这么少，真不知时光是怎样流逝的！

我感谢中国文联所设立的“晚霞文库”，慷慨为我出这本书，这的确是对我的鼓励，对一位文艺老兵的安慰。

人所共知，我在文学创作上起步比较早，但全国解放以后，几十年来，我不可能专注于此，早年的梦想几乎破灭了，直到晚年，重新提笔，已力不从心，也只能写点短小的散文。我写散文，只遵循一点，便是心的真诚。几年前，我应光明日报副刊一位研究散文的老编辑之约，写了一篇几百字的感想，最后几小段摘录如下：

“我写散文讨厌矫情作态，或一味地宣泄私情、自我。

生活天地无限广阔，创作天地无限广阔，只可叹光阴无情，思维慢慢老去，但我并不服老，相信生命的活水，不因西天的落照而枯竭。

我爱人生，爱大自然，我将永远保持心灵的清纯和至诚，与人生、与大自然相通相溶。这便是生命之魂，创作之源，伴随暮年缓慢的心律，一小滴、一小滴，渗入笔端，然后幻出真善美，为我们祖国的大地图画添几笔色彩。”

这本书所收的文章，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题材、体裁、杂集的近年之作；第二部分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出访欧洲几国的观感文章；第三部分，是访欧的几束日记；最后一部分，难能归类，就名之“其他”吧。

如今，这样的年纪，又加上视力不好，编一本书，困难很多。几十万文字，难以重读，难以改正错处，这是很大的憾事。

我庆幸有好友热情帮助，只说那几束访欧日记，入不入书，我很犹豫。以前不论在国内或国外出访，我都习惯于将所见所闻即时记下，早年学会速



记，不管时间如何紧张，都不肯疏漏。出国访问，活动日程往往安排很紧，我通常是在深夜、当别人熟睡之时，忍着困乏，将白天一个速记小本，略加整理，匆匆抄写在正式的日记本上。但日记毕竟是日记，不像作文章，可以经过反复思考，求得文词的优美、完善，匆忙赶出的东西，难免粗糙，内容上也难以保证十分精确。所以，入书之前，心很矛盾，然而，我又自信，日记的内容很难得。1981年冬，中国作家协会应罗马尼亚作家协会之邀，委派作协书记处书记陈冰夷和我同去访问，自12月3日起共17天，对罗马尼亚十八世纪特别是十九世纪以及当代的文学情况，留下良好印象，也结识文艺界不少朋友，对中罗文化友好交流，是起了积极作用的。1986年6月，中国文联应意大利作家、出版者协会邀请，组织四位艺术家和作家赴意访问之后，又一同访问了西班牙，来回一个月。斯时，我国尚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文艺家们也以开放的目光，观察欧洲的人文历史、风土人情，思索当代的文艺潮流以及中外文艺交流的状况，得到不少启示；意大利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摇篮，在那里的所见所闻，使我大开眼界。

以上拟收入书中的三束日记，约六万字，犹豫中，便请老朋友前《文艺报》主编、评论家谢永旺、前民间文学协会副主席、民间文学研究专家刘锡诚两人共同审阅，他俩极其认真地逐字逐句地看了，告我，日记具有可读性，也有知识性，可收书。我这才放下心来，又觉日记虽在内容上不会有大问题，但文字疏漏之处肯定不少，于是又求之于锡诚，请他再帮我细读，错处、不妥处，进行改正。锡诚为人宽厚，一向心细，竟又花费若干时间，连标点符号之误也做了改正。

在编书集稿过程中，还有不少事得到几位朋友的大力帮助。《艺术报》专刊部主任冉茂金、青年编辑周柱华，更有中国现代文学馆征集室主任、我的老友刘屏同志、青年朋友慕津锋、封晓翌，他们在紧张繁重的工作中，利用业余时间为这书付出很多辛劳，我衷心感谢他们，感叹友情的珍贵。

我的责编中国文联出版社的周完淳同志，和善的笑脸，大热天来我家接稿，他说，早在20多年前便认识我，而他如今已入“知天命”之年，我已记不得他早年的模样。他在电话中关照我，不要太劳累，不要赶时间。这种殷勤、细心的态度，使我感动，也使我深信，我们的合作会保证这书顺利出版。

翰老有“佛心”

阳翰笙老前辈 1993 年 6 月 7 日去世，头一年冬，我和佟韦同志一起去北京医院看望，老人身体很弱，但头脑思维很清晰。我端去一盆盛开的水仙，翰老很喜欢，说水仙有风骨，当百花凋谢，它却迎着严寒绽放，冰清玉洁，散发着清香。我们怕他劳神，不敢多坐，老人一再挽留：“多坐一会儿。”谁知，这竟是最后一面！

我和翰老有幸相熟，是“文革”以后我在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工作时，翰老时任文联常务副主席，开始，是请教工作上的事，后来无事也登门拜望。翰老慈祥的面容，温和的语言，总是深深感动我。如今，不见老人已经三周年了，每忆起，便心中悲痛。

记起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时任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的陈白尘同志曾说，在文艺界老人中，他最敬服阳翰老，因为翰老“有佛心”，最是仁慈。有一次，我对翰老说起陈白尘这话，翰老笑道：共产党员对劳动人民都应具有仁慈之心，至于“佛心”，是佛学名词，佛学是具有深刻哲理的。翰老说，他的母亲信佛，他幼时对佛是崇敬的，也觉得很神秘。和翰老接触渐多，愈益感觉他的仁慈之心。

回想起 1957 年的反右斗争，对丁玲、冯雪峰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残酷批斗，我反复回想，翰老并未在大会上作激烈的发言。与翰老谈及，他说，在那复杂的形势下，他也并不清醒，对丁玲原是很熟的，一向认为她是出色的革命女作家，对冯雪峰也熟，心里并不相信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却不能“唱反调”，感到很困惑。

记不清哪一次谈话，翰老提到一篇文章，谈共产党人应做到“三宽”，即宽厚、宽容、宽松。翰老说，心地宽厚的人不会整人、害人；能宽容，便能保持头脑冷静，不会动辄剑拔弩张；宽松，即倡导自由活泼的政治空气；政治上宽松，便可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我联想印象很深的一件事：1984 年某月，中宣部在京西宾馆召开全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丁宁看望阳翰笙在客厅合影

国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会议气氛活跃，大家畅所欲言，开得很成功。不知怎么，无端刮起一阵风，说会议是整某某人。其实子虚乌有，谁也未见整了何人。最令人不解的是，会议结束不久，中国文联召开了党组扩大会，也是一位老前辈特来讲话，尖锐地提出文联某领导人“吃了豹子胆”，在“京西会议”发言，攻击中央某领导人。我参加了“京西会议”，亲耳听到那位文联领导同志的发言，可以证明所谓攻击并非事实。那位文联领导同志的出发点，我也了解。文联整党期间，他是整党领导组长，我是副组长，他在“京西会议”上的发言内容涉及整党，曾对我说过。心中有个疑问，便在党内座谈会上提出，以得到澄清，绝对谈不上“攻击”，那位老前辈并未参加“京西会议”，可能听了个别人的“小报告”。党组扩大会上，一方否定，一方坚持，气氛异常紧张，正是翰老主持会议，他平和、冷静，启发大家发言实事求是，会议最终不了了之。事后，我拜访翰老，翰老说，既然被批评者说明原委，否认“攻击”，又有他人证明，何必强加，都是老同志，互相理解最是重要。翰老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冷静、宽厚，

使我深受教益。

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期间，我和同事们突击编出一本《六十年文艺大事记》，同时计划征集左联时代作家与作品的资料（后因故中断）。初时，我去拜访翰老，老人很感兴趣，给我介绍了不少情况，他感叹说，当年创建左联十二人，如今健在的只有夏公（夏衍）和他了。记得谈正题之前，我曾笑问：人们说，在那一代头面人物中，有两位美男子，便是翰老和周扬同志。曾听老作家白薇说，周扬从日本回国，她和他握手，周扬的手嫩得可以握出水来。翰老笑了，说论其美，不能只看表相，更要看精神、气质，郭老（郭沫若）和夏公应是典型的美男子；郭老倜傥、潇洒，是时代的大诗人，具有强烈的革命激情美。并且举例：“八一”南昌起义时，郭老对蒋介石的背叛痛恨至极，偕同翰老、李一氓等几人，紧急奔赴南昌，交通不便，路途艰难。从九江出发，找不到渡船，郭老竟要脱衣跳下江去，游到彼岸，后来找到一辆铁路手摇车，几人轮流“把舵”，手上磨起血泡，奋战整整一夜。郭老一身浩然之气，在他的鼓舞下，同志们刀山火海也敢



1992年初在翰老家



闯。到了南昌，周恩来同志十分高兴，当即分配大家参加起义的战斗。翰老又谈到抗战期间，郭老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时，蒋介石曾亲手下手谕，命令第三厅全体同志一律加入国民党，郭老严词驳斥：不参加国民党一样抗日。为抵制蒋介石的反动伎俩，郭老提出辞职，三厅的全体同志也一起表示辞职，蒋介石无可奈何。翰老说：“郭老是我的革命启蒙老师啊！”早在1926年在广州农民讲习所，就聆听郭老的讲话，至今铭记在心。我说，早年，我曾听过郭老朗诵：“地球，我的母亲！”真是激情澎湃，浓浓的诗情美。我还听过郭老富有感染力的笑，大约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江苏锡剧团在王府大街64号文联礼堂演出关汉卿的《救风尘》，忘记演到一个什么情节，忽然听到郭老朗朗笑声，极有感染力，以致感染前几排的观众都笑。翰老说，这就是郭老性格的魅力。又说，郭老极重友情，当年，康生阴谋挑起大批电影《北国江南》，那年春节，他家门可罗雀，朋友们迫于形势，不得不划清界限，郭老却和夫人于立群，一早就来拜年。翰老感叹道，郭老大他十岁，原该他去向郭老拜年。和郭老风雨同舟五十年，革命的友情深似海啊！

谈到夏公，翰老说，夏公年轻时，英俊、帅气，精力最是充沛，至今，古稀老人仍保持着青春活力，作风严谨，记性特好，国家每年工农业增长上许多枯燥数字，都能记得一清二楚。一次，谈起“左联”时代几位老人，夏公还记得他们出生的年月日。

夏公在创作方面是多面手，早年写了不少好剧本，如《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把茅盾的《春蚕》、《林家铺子》、鲁迅的《祝福》改成电影，还有《革命家庭》，没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和生活底子是改不好的。夏公又是翻译家、评论家和杂文家，事业上的勤奋是罕见的。

翰老谈到田汉，也赞赏不已，说田汉是一代“文艺天才”。20年代之初，他还不是共产主义者，即追求进步，创作不少优秀剧本，如《名优之死》，30年代进入创作的高潮，如《渔光曲》、《扬子江的暴风雨》、《风云儿女》等，影响一个大时代。田汉是革命戏剧电影的先行者。全国解放以后，创作的戏剧、电影：《关汉卿》、《文成公主》、《白蛇传》、《谢瑶环》，

成为不朽之作。

记不清怎样谈起女作家白薇，我说，我和白薇老人做过邻居，楼上楼下，也常交谈几句，觉得她性格古怪。翰老说，“她可是令人尊敬的女性啊”，一生道路坎坷，青年时，为反对封建家庭包办婚姻，只身去了日本，在异国住了九年，后来放弃官费研究生学习机会，满腔热忱回到祖国，奔赴到革命军总司令部，投身革命事业。20年代初，就开始文学创作，写了大量作品，都是歌颂革命。她对鲁迅非常敬仰，早期反映大革命题材的作品，如多幕剧《打出幽灵塔》、《炸弹与征鸟》等等，都发表在鲁迅主编的杂志上，鲁迅对她很器重。那时寥寥无几的女作家中，亦是佼佼者。直到晚年还坚持到艰苦的生活中，到北大荒，到新疆，但在创作上已力不从心，她感到苦闷，生活上孤独……唉！翰老深深叹了一口气。

记得1987年，翰老曾去我们家乡烟台疗养，回来精神很好，对我说，烟台很美，大海蔚蓝，山也灵秀，生活在那里的人都富有灵气，冰心在那里度过童年，满身都是灵气。老人笑道，他争取再去，多吸点灵气。我说，翰老再去，我一定奉陪。料想不到，那竟是个伤心的永远不能实现的梦！

注：此文写于多年之前，原想再做修改补充，却因琐事耽搁压在案头。现在入书，眼疾无力修改，甚觉遗憾！

慈恩无尽将军泪 ——读迟浩田《怀念母亲》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这是唐人孟郊的一首《游子吟》，千多年来广为传颂。我自小就会背诵，随着年龄的增长，愈益体会它感情上的真挚深刻。特别是后两句，感慨尤深：谁说儿子的心不想报答母亲的恩义，但就像是一棵小草，怎么能报答春天的阳光对它慷慨的赐予！



“母亲节”那天，我又默默吟诵这首小诗，心中思念我那一辈子为儿女含辛茹苦的母亲。忽然，接到臧克家夫人郑曼同志的电话，问我是否读到《人民日报》副刊登的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

“谁写的？”

“迟浩田将军。文章实在感人，使我止不住眼泪……”她连说好几个“感人”。

几天以后，我找到那张报纸，《怀念母亲》正是发在“母亲节”那天。读罢，泪眼模糊，确是一篇极其动人心弦的文章，作者以细腻入微、深刻朴素的感情，形象生动地歌颂伟大神圣的母爱，引起我强烈的共鸣。

迟浩田——前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身材魁伟，大将风度，仪态优雅，温厚谦逊。半生驰骋在血雨腥风的战场，身经百战，是著名的战斗英雄，立下无数战功。还是一位富有特色的书法家，竟也写得一手好文章，果然不愧为“儒将”的美称。他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可有几人能详知他的家庭、身世？



在刘白羽家畅谈（左1刘白羽、中迟浩田、左3丁宁）

原来，将军出生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母亲生下 11 个孩子，存下 7 个。他在兄弟中排行居三，母亲昵称他“小三”。家穷人多，只靠“糠菜半年粮”苦度年日。人的命运是多么不可思议，一个穷家之子，竟成为赫赫名将，享有崇高的地位和荣誉，是谁给他打开了这光明的幸运之门？这也正是文章娓娓道来、作者终生引以为荣的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她没有读过书，没有见过大千世界，却是全家的“顶梁柱”，有个性，有远见。旧时代的穷人，大多相信命运，迟浩田同志的母亲，却偏不信命，更不甘心屈服于命运。当小三长到 7 岁时，她把全家人召在一起，宣布要送小三去学堂读书。她说：“只有念书，学到了文化，才能改变咱们一辈子在地里刨食的命运……小三机灵，是块当先生的料（先生，即学堂老师——笔者），让他去念书吧。”这一决定，在一个贫寒之家，非同小可，简直是个“革命”。须知，小三读书，这就意味着全家老小都要勒紧裤带。从此，小三背上母亲用旧衣裳给他改做的小书包，用作者的话说：“迈进了改变我一生的一个全新的世界。”母亲嘱咐他：“供你上学，就是希望你做一个有出息、有志气的孩子。”小三毕竟聪颖有志气，牢牢记住母亲的教诲。转眼读完了高小，不想正在此时，命运又来了个大转折，小三当不成先生了。日本鬼子的铁蹄踏进他们的山村，母亲亲眼看到鬼子种种灭绝人寰的暴行，她经过深思熟虑，又做出惊人的抉择，要小三去当八路。儿子沙场杀敌，生死难卜，母亲怎能舍得？但她明白一个道理：世上“哪个妈妈不爱惜自己的孩子……八路队伍里不正是千千万万个母亲的孩子吗……看来光靠当一个先生，挣几顿饱饭，改变不了我们穷人的命运。”为了打鬼子，保家乡，这位胆识过人的母亲，亲自送儿参了军。

战争年代，我见过不少母亲送儿上战场的悲壮场面，那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一面锣鼓和着欢笑，一面叮嘱伴着热泪。当儿子骑上大马，戴着红花，开赴前线那一刻，母亲们声声喊着：“儿啊，狠狠地打敌人，得胜早回来，妈等你呀！”那些母亲的形象，至今萦回在我的脑际。迟浩田笔下的母亲，正是那些伟大母亲的代表，是她们决定了儿子的命运。

迟浩田正是怀着母亲的期望和鼓励，踏上了革命征途。硝烟战火，音



讯隔绝，可怜的母亲，只有日日夜夜在提心吊胆中思念、等待。等得青丝变为白发，等得脸上布满皱纹。等待了漫长的12年，上天终于睁开了慈悲的眼睛，等来了一生中最是幸福的那个短暂时刻。1953年，儿子作为抗美援朝志愿军回国观礼代表团成员，参加首都“五一”节观礼之后，趁此机会回到家乡。母亲事前得知，“专门叮嘱几个儿女，把家里几间老房子，扫了又扫，又修又补，然后每天颠着小脚，早早就到村口看着、等着。”儿子“回家的当天晚上，妈妈在锅台上又熬又炒，亲手为凯旋的儿子做了满满一桌子菜，还不忘为我蒸了一碗咸鱼，烙了一张金黄的玉米饼子。”

读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吟起《木兰辞》，传说中的木兰，从军十二载归里，诗中描述：“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这真是普天之下天伦之大乐也！

文章最是让人无法抑制住感情的是这么一段细节：

吃过饭后，妈妈执意要给我洗洗脚，我理解妈妈的心思，顺从地按她的意思，坐到了一把高椅上。我正准备脱掉鞋袜，老人执意不肯，她把我的两只脚全揽在怀里，放在膝盖上，细细地帮我脱鞋袜，挽起裤脚，也就在那一刻，妈妈看到了我腿上的累累伤痕，吃惊地叫了一声，赶忙又抱紧了我的双腿，把裤筒挽了又挽，一双粗糙长满老茧的手，在疤痕处抚摸着、停留着，颤颤巍巍的。我感到泪水滴到我的双腿上，凉凉的，又重重的。妈妈极力控制又难以抑制的抽泣声，她哭了，苍老而又瘦弱的肩头，剧烈地抖动，银白的头发，显得那么凌乱……

可怜天下慈母心，儿子身上的累累伤痕，尖利地刺痛着她，她的心在流血。她难以想象，残酷的战争，儿子日夜穿行在枪林弹雨，是怎样地付出青春热血，那条伤腿原是侥幸保存下来的呀！

世上，母亲对子女的爱，无一不是天然的，无私的，只是爱的表现、爱的深义有所区别。但作为儿女，对慈恩的理解和感悟并不一样，是千差万别的。孝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受尊崇，古圣先贤无不重视孝道，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尊亲”，它蕴涵着深厚的人性、伦理和道德。现今社会，有的把孝敬父母作为选人用人的标准之一，是不无道理的，一个人，如果连